

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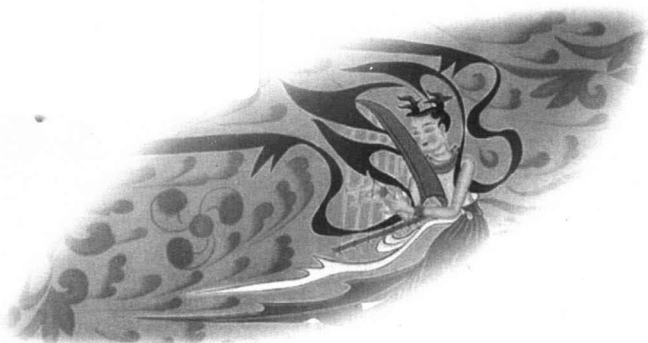
(韩)尹厚明 著
王策宇 金好淑 译

愛

돈
황
의
사
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敦煌之爱

(韩) 尹厚明 著

王策宇 金好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之爱 / (韩) 尹厚明著; (韩) 王策宇, 金好淑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65-3

I. 敦… II. ①尹…②王…③金… III. ①长篇
小说—韩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3634 号

© 1983, 2005 by YUN Humyo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n by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 _____ by _____

This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2-2005-12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67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录

敦煌之爱 / 1

楼兰之爱 / 99

爱的石狮子 / 133

沙漠的女子 / 201

敦 煌 之 爱

我如常在那个破铁床上醒来。那是张虽然老旧,但无论何时总能睡个无梦好觉的床。

担心了好久严冬怎么熬得过房里的冷炕,偶然在旧货商的推车上发现了那张床。在和旧货商还价的时候,不久前开始同居的 H 不断扯我的袖子,说还不如买个三段式沙发床。“租来的房子搞什么床嘛! 那是个连‘床’都称不上的古董!”她递来的眼色里有这两重意思。可是,安上从南大门市场买来的厚厚的海绵垫,铺上毯子,它竟成了一张差强人意的床。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对男女挤在那窄窄的烂铁床上,而得以避免冷炕上袭来的可怕的寒气,才知道再没有比那更好的了。没花一分暖气费用,但早晨从被窝里爬出来床上余温渐渐冷却时,也好像电暖气空转了一场一样觉得可惜。总之,不管谁睡在外侧,却从来没发生过滚落床下的事,还真是不可思议。

眼睛张是张开了,但昨晚喝的酒让我脑壳胀痛。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喝了酒以后,喝酒当时的记忆就像寸节虫一样断成碎片被抛到脑后。即便是跟那家伙有关的记忆也不例外。但是恍恍惚惚中似乎有唱过歌的印象。于是那场面如录像带倒转,慢慢在眼前浮现。

首先提出唱歌的也是那家伙。他说他最近养成了个习惯,只要一喝酒就唱歌,闹得街坊不得安宁,真是糟透了。他甚至自我下了个诊断:完全疯了。但当我说街坊邻居都静悄悄地没有抗议真是万幸,那家伙还不断向我吐苦水:

“他们才没理由不吭声呢!只不过我们家是老街坊所以不忍心去告。可他们背后说我是讨不到老婆才会这么着。讨不到老婆喝酒唱歌所以疯了。嘿!讨不到老婆就该喝酒唱歌?唱歌喝酒就是疯啦?”

“也可能呀!”我面无表情地说。

那家伙大概更火大了:

“啊?啊?啊?我那时候要是搞得生了孩子,你知道现在该上小学几年级了?”他拍着桌子要跳起来的样子。这些记得这么清楚,看来我那时还没怎么醉。不过是一个路边酒摊儿,帐篷上竟特别用油漆写着“戴佛妮酒店”。

“唉!那没什么可担心的。太平盛世就该这样。新罗最强盛的时候,徐罗伐不也是通宵歌声不断?”

听了我的话,他叫:“什么?新罗时代?”眨巴着眼睛好像在问:说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可是,新罗为什么亡了?”他举起酒杯说。

“亡什么亡?你这家伙,新罗统一了三国呀!”我装作不知,打断了他的话。

“以后败在王建手下了嘛！猪呀！那么高丽时代的人大概唱得更多喽？”

“说的什么废话。小子！那跟战场上唱的歌可不一样。”

如果跟他谈得投机，我是非喝酒喝到尽兴才会走。我们一边痛饮，一边针锋相对说些有理没理的话。可那家伙还直嘀咕“酒是冤家”，“要投胎在阿拉伯那样没有酒的国家该多太平”等等。

“去建筑公司工作不就得了！去了以后把酒戒了讨四个老婆可不好吗？”我说。

“可不是嘛！”他附和着，一边死死盯着我的脸，“可是啊，可是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 ALCOHOL 会是阿拉伯话。酒也不喝的人，怎么会发明这个字？怎么样，ALCOHOL？这名字不错吧？”

他摇头晃脑，一副并不想喝酒但因为 ALCOHOL 这个名称而不得不喝的样子。那天这么胡说八道的时候，两人都已酩酊大醉了。

“你今天晚上又该唱歌啦？像蚰蚰儿一样。不不，像新罗人一样。”我挖苦他。

“蚰蚰儿？”

“是啊，小子！”

大约从这么回嘴的时候起记忆的断片就消失了吧！可是我连记忆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也想不起来。

好像听到那家伙“嘿！嘿！嘿！”地笑声。

“笨猪！蚰蚰儿唱‘乡歌’（新罗时代盛行的歌谣。可

与《诗经》的《国风》相似)? 没知识的家伙!”

“乡歌?”

“是啊,我问你,蝓蝓儿会唱‘乡歌’?”

那家伙出人意料地直气壮。然后,只记得听到他说要唱一曲乡歌,画面便中断了。只是“啊!啊!新罗的月——夜——”歌曲的断音残留在耳边和嘴角。看来我一定也跟着哼了几句。

在学校的时候,除了很短期间同为话剧社会员以外,跟那家伙没有别的关系。奇怪的是出了社会以后两人总是混在一起。那段时间,这个自称为话剧疯狂的家伙,不止一两次半真半假地提议我们一起演一出话剧。如果不能说是“提议”,那么也可以说是“劝告”。但是那比“劝告”还要更严重些。只要一见面,那家伙就重弹此调来解闷儿。其实我所谓的“话剧狂”和“话剧盲”能合得来还真是奇怪。他一直要求的是我写剧本,他来粉墨登场。看到我成了待业青年,觑准这个好时机他更积极。

“你知道的嘛。我多管闲事搞什么话剧呀? 你知道我是一窍不通!”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你是职业演员,我是业余摇笔杆儿的。现在才刚想试着写些什么,你别来引诱纯真的处女。”

我郑重地谢绝了。当然,郑重谢绝的下一步就是虽然没钱还是得再点一个下酒菜或再叫一瓶酒,以示歉意。

“就因为纯真的处女才更想撩拨一下呀! 喂,你真是黄花大闺女啊? 咱们比个高下,看谁的‘炮杆儿’挺得直怎么样? 哈哈!”

“疯子！还喜欢黄花闺女呢！”

可是，昨天从进了“戴佛妮酒店”开始，那家伙就像条水蛭一样紧抓着话剧这话题不放。

“这酒店老板娘是希腊人呢。只不过发音有点儿不准确。应该是‘弗’不是‘佛’。‘戴弗妮’。”

不管我听不听，他自言自语了老半天然后突然严肃地告诉我：希腊神话里的戴弗妮是个美丽的精灵。为了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变成了一株月桂树。

“喂，你那副小道具模样什么时候才能去掉？”

酒菜也还没有点。突然听到久违了的“小道具”这词儿，一时有点儿迷惘，又有点儿高兴。其实我虽然在话剧社里露过几次脸，但从没有以会员身份正式活动过。那家伙之所以称我“小道具”，是因为有一次在话剧公演海报上，我的名字列在了‘小道具管理’。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上了海报名单。那家伙用“小道具”训我，然后问：“失业的人干什么哪？演戏虽然挣不了钱，总比窝在家里看人眼色强吧？”冠冕堂皇的话里尽刺着人的弱点。起初以为他只是像以前一样怂恿试试看，却原来他的意思是非写不可，而且下回公演就要推上舞台。

“哪有这么搞法的？”

就算我说我从没写过戏曲，对舞台剧简直是一张白纸，也奈何不了他。我是连他自称有他轧上一角的舞台剧也从没好好看过一场。

“你真要这么着？”

“你想怎么样？我没那个本事你叫我能怎么样？别谈

这些了,谈谈你最近恋爱的事儿。”

“嗨!嗨!看这家伙,顾左右而言他呢!”

趁那家伙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的时候,我转开了话题,一边用下巴指指摆满鸡屁股、海蛇、海参、海鞘的案台,问他要吃点儿什么。可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便叫!现在我在谈大事。小子!我找你携手合作可不是因为你行。你要那么想可就误会了。我这是发扬友情,想让你过得好呀!”

我自顾叫了一盘海参和海鞘。我对他的口味就像对我自己一样熟悉得很。

他在上菜以前一口气灌了杯酒,又谈起“小道具模样”来。依那家伙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我只有以不拘任何方式参与戏剧活动,才可以摆脱过去“小道具”的记录。否则不管到哪里我都只能是个“小道具某某”。也就是说,哪怕是只有一次确确实实的“某某著”,对我本人对后代子孙,都是件好事。

“你愿意在你的墓碑上刻着‘小道具某某’?”他像个小孩儿似的咋呼。

“你这是开玩笑啊?人死了,哼!小道具怎么样?大道具又怎么样?你活着就担心墓碑刻什么?了不起真了不起。还有,我从来没担任过小道具,你不是知道的吗?小道具长得什么德行?”

我虽然辩白自己从来没当过小道具,但自从名字上了海报,就从几个亲近的朋友那儿得了“小道具”的别名却是事实。可是追根究底,那是因为我的身材矮小,跟舞台剧可

扯不上任何关系。

“小道具长相？你的脸就是小道具脸呀！”

“一点儿也不好笑！”

不管那家伙说什么我都笑着摇头。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那家伙非要跟我一起搞个事儿做，是像他所强调的发扬友情；而且虽然挣不了钱，却是个让人感激的提议。如果真能搞个漂亮的舞台剧，倒也不是非拒绝不可的事。可是站在我的立场，那家伙老是友情友情地嚷嚷，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恶心。

酒菜来了。他抽出案台上排列整齐的叉子叉起海参块。我看着他的脸色观察是不是已经拒绝成功。不对头！他拿海参蘸了酸辣酱丢进嘴里撅起嘴嚼着，一边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我问最后一次，你是真要跟我绝交还是怎么着？”他故意掩饰了笑容，很快地问。

他似乎坚信只要我愿意就能写出东西来。在学校的时候，我常嚷嚷舞台剧创作贫乏，作品拙劣等等，到现在却成了他逼我写剧本的口实。

“只是觉得自己才疏学浅罢了。”我不为所动。

“我就知道！”那家伙说了一句，又叉起一块海参丢进嘴里毫不相干地说：“海参也跟以前的海参味道不一样喽！”

我呆呆望着他不知他在卖什么关子。他好一会儿只顾埋头咯吱咯吱嚼他的海参。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会溜，已经准备了一个了不得的

题材。喜欢朋友也是个大毛病,大毛病啊!”他边说边又露出神秘的笑容。

“题材?”

“是啊!”

一刹那我“咳!”地差点儿笑出来,好容易才忍住了。他带着会心的微笑,因为那家伙说所谓的好题材已经不止一两次了。

“你不是老说有了不得的题材?”

起初说要采取具有舞台剧要素的题材什么的,后来把各种杂七杂八的故事全都搜罗在一起。那张网上挂满古今中外各种奇事。例如,把流配到黑山岛著有讨论鱼类生态的《兹山鱼谱》的朝鲜时代丁若铨,和鱼类研究权威日本裕仁天皇摆在一起,拿鱼类做主题争论历史潮流的必然性的故事;牛郎织女续篇;放逐到圣赫勒那岛的拿破仑的独角戏;刻画高丽时代到中国(元朝)留学,连名字也改成蒙古式的“帖木儿”之类没有主见的知识分子的行事作为,以《郑帖木儿昨夜发生了什么事?》为题的故事;借用印第安人和白人战争的翁迪德尼(Woundedknee)传说的《阿爸的膝盖骨》;以新罗时代某王封一个大屁股的姑娘为王妃的史实为根据的《爱情或粪便》;把生命注入木乃伊的魔法师故事《木乃伊复活》等等,一堆没根没据的故事。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出历史或传说之类。

“这次跟那些不一样。真的了不得!”他像海鞘一样涨红了脸。

“不会又是刻一个阳具吧?”我想到以前的事,挖苦他。

“什么？阳具？”他反问了一句，然后一副有口难辩的表情“哈！”地笑了一声。因为我说的是他不久前搜集来的所谓“了不得”的题材之一。照那家伙的话，真的是“了不得”。

那是东海岸三陟郡一个海边小村到现在还流传的民俗故事。他把那个故事用芝麻大小的字抄在笔记本上。

从前有个村子里的姑娘，到海边去挖蚌壳，采海苔。可是经常一无所获。一个在海里捕鱼的青年小伙子告诉她，大海那边的岩石岛上可采的东西很多，就把姑娘送到了海那边儿去。青年小伙子跟姑娘约好晚上再来接她，就离开了小岛。那儿果然很容易就采到许多东西，姑娘的簸箕装满了。

天黑了，不知为什么约好要来接她的青年没有来。原来他忙着干活儿忘了这回事儿。不巧那晚刮起了暴风。青年这才想起和姑娘的约定，却束手无策。一夜未眠的青年等大风一停立刻划船去岛上，可是再也寻不着姑娘的身影。

到今天还有以这个故事为背景流传下来的民俗活动。那家伙两眼放光：

“姑娘死了以后，每到新年，村子里的人就把用木头削成的男人的性器挂在祠堂前的神木上，慰劳姑娘的灵魂。”

他露出“怎么样，有意思吧？”的表情等着我的反应。在民俗故事中加入看来颇有学问的男性生殖器信仰，我只觉得并不搭调。

“男性生殖器？是阳具吧？”

“是啊。”

他对我不够痛快的反应,显得非常遗憾。说实在的,如果把木头削成“那话儿”的模样挂起来算是奇妙的话,这收集狂现在才得到这么奇妙的民俗故事还真是奇怪。

看到那家伙焦急地期待我赞成的样子,我使了心眼儿:

“男性生殖器跟民俗故事不是很不谐调吗?那样会看起来更有学问吗?”

“不是有所谓生殖器崇拜吗?用石头或木头雕成巨大的生殖器模样支在地上……”

“是啊!”

“这就是了,就是说的那个呀!生殖器崇拜……”

对于他搜罗来的“了不得”的题材不予置评,光咬住一个线头胡扯,他似乎非常不满。

“总之,生殖器崇拜也好,什么崇拜也好,有什么不一样?干吗用那么艰深一点也不谐调的词儿?”我抢白了一番。

“别激动,好!好!阳具,是阳具。他妈的,难道你对你那东西有什么情结?”那家伙不得已,用接受我的话的口气分辩。但大概立刻又变卦了,说:

“你说得不错。管它三七二十一题目也定了,就叫《阳具雕刻记》。妈的,很果敢地刺中现代心理的核心。”云云,自我感叹了一番。

我实在不明白《阳具雕刻记》怎么刺中了现代人的心理而发着愣,却也忍不住对那家伙的胡说八道好笑。

“果敢?你的胆囊还真大呢!”

那家伙喜形于色,对我的挖苦置之不理。

“咱们韩国人呀,已经被‘使用汉字词汇就是文雅高尚’的固定观念给捆死了。”

《阳具雕刻记》这个题目不知是刺中了他自己的心理还是怎么的,他这么说。那家伙属于血气旺盛的体质,看起来不够沉着。其实他学识还挺渊博,也自有他真诚的一面。于是他接着提出了许多颇有学问的问题:为什么咱们韩国人在该说“鸡巴”或“屌”的时候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因为是东方礼仪之邦?说“阴茎”或“外阴部”比较好吗?“鸡巴”或“屌”是猥亵,“阴茎”或“外阴部”就不猥亵吗?文章里偶尔出现的“××”是什么意思?一大堆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话,然后又问:为什么国语学者发表“屌”属于南方语系,却又不说明“鸡巴”的语源是什么?还是学者也没法说明?如果“屌”是从波里尼西亚或是什么的跨海而来的南方语系,那么在这个词进入我国以前没有指称外阴部的词吗?“鸡巴”和“屌”可能各有不同的语源吗?然后一本正经地下结论:

“依在下愚见,”那家伙还摆出了文言文,“如果‘屌’确实是南方语系,那么我认为‘鸡巴’也应该属于南方语系。”

“那样削了木头挂上,安慰姑娘的冤魂,那一整年捕鱼才会顺利。就是‘丰渔祭’嘛。”

这时,我丢了一句玩笑“大姑娘家哪里懂得什么鸡巴?”以后便作罢了。一方面因为那家伙气势逼人,一方面我想到了在那奇特的习俗中,渔夫们的祈愿是多么的恳切呀!总之,那家伙说,以那种奇风异俗为背景编一个具有乡